

儿时拜年到和村

□ 朱耀照

九岁那年的正月初三，我跟着父亲去建德和村拜年，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。

和村离我家有四十里地，且都是山路，光凭两条腿得走四个多小时。

当时，父亲担着拜年的年货，我跟在后面，一步一步地走向目的地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场景犹如电视剧里的唐僧取经，在当时并不轻松。

至今，我还记得那些走过的路。从家乡往西上岭便是何徐岭头，再转过去到截柘岭头。从截柘岭头往西，便是建德地界。满眼都是山脊、山坡，几处黄土屋零星地点缀在其间。从岭头一直往下走，路过柿树下、乌祥、凤凰等村子，视野便越来越宽阔。再穿过一小一大两个水库，迎面而来是大平畈，它被一条河流剖成南北两半，靠北坐落着一个呈海带状的大村子，那就是和村。

和村是父亲做手艺活的老根据地。父亲18岁开始学手艺，新中国成立后在合作社干活。因过不惯社里闲散的日子，就走了出来，辗转在建德、桐庐一带。父亲因手艺精湛，做的器具结实美观，每到一处都深受欢迎，有时到一个地方一做就是几个月。时间久了，就交了几个意气相投的朋友，认了同年。每到新年便相互拜年，增加兄弟情谊。

当时，和村以怎样的姿态欢迎我们，抑或我以怎样的兴奋扑向和村，已不记得了，只记得那是我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一次长征。我的脚早起泡了，我坐在同年伯伯黄志明的家里，在他们亲切的眼光下、不绝的称赞中倍感自豪，父亲也笑得合不拢嘴。

黄伯伯是父亲在和村干活的东家。他为父亲提供住处，在生活和工作上给予了父亲诸多帮助。他年龄比父亲大两三岁，性格随和，与父亲关系非常好。在和村拜年期间，我们也一直住在他家。

他家房屋靠近大路。门口是晒场，晒场出来便是供销社。我有好几次到供销社玩，自己一个人来，一个人去，从未走错过路。那时，我迷上了小人书。到供销社，无非是看看小人书。我还特意从那买了一本《渔火》。不过，买了就后悔了，这本小人书讲的是一个学生成为新渔民的成长过程。除了旧社会回忆部分的内容较为精彩外，根本没有打仗的情节。黄伯伯家有个儿子，读书



应该不赖，以至奖状挂了满墙，他当时已在村里当了民办老师，我便怀疑他家一定有很多小人书，要父亲向黄伯伯去借。热心的黄伯伯翻箱倒柜为我找了半天，没有找到。我不相信，又趁他家无人时，自己又将碗柜、桌子的抽屉翻个遍。结果除几本小历书外，还是什么也没有，这才彻底死了心。

和村及附近的镇头、梓里、后坞等几个村子，都有父亲的同年兄弟。他们善良、热情且好客。我们每到一家，都被“强留”吃饭，走时还硬要我们满载而归。接过同年伯叔的红包，我怕丢掉，小心地藏在了里层衣服的口袋里。父亲则将他们硬塞来的米糕、米糖之类的大包装进枣红色的布袋里。这样挨家挨户拜年，一过就是五六天。

在和村，我度过了童年最幸福的日子。我吃到了以前没有吃过的东西，如三都麻糍、纯糯米做成巴掌那么大的圆圆厚饼。饼的里一层为豆沙，糯米皮外敷着米粉，放在火炉上面烤烤就可以吃，软软甜甜，味道好极了。和村的年糕也与我们那儿不同，扁扁的像鞋垫一样。早上煮粥时放进几张，既能充饥，口感又好。

当然，更重要的是，在和村，我感受到了浓浓的父爱。平时，父亲基本不在家，好不容易盼到父亲回家了，迎面而来的便是父亲的训斥。在他眼里，家里什么都不遂心意，他整天板着脸，不是说不爱干净、不珍惜东西，就是念叨我不懂事。一天到晚都是教育我什么应该做，什么不能做。所以只要他回来，我便像“囚犯”一样规规矩矩，大气不敢出一口。有时巴不得他早一点离开，这样我就可以像出了笼的鸟一样欢快地出去跟伙伴玩水玩泥巴了。

所以，我对父亲一直只有害怕，没有亲近。但在和村就不同了，父亲慈眉善目，对任何人都笑脸相迎，跟他们讲我听不懂的建德方言，不时发出笑声，其乐融融。父亲经常跟黄伯伯夫妇讲笑话，对我也特别好，给我洗走出水泡的脚，让我疯玩，对我的要求也尽量满足，特意给我买小人书和玩具。甚至在客人面前，也会附和地夸奖这个以前被他说得一文不值的我。在我的印象里，只有在和村，父亲才是和蔼可亲的。一出和村，他又变回严师严父的样子。

许多年来，我一直在想，到底是和村的什么让父亲有如此大的改变呢？和村的水土？在我的记忆里，和村面朝大河，背靠大山，整个村子从东到西一字排开，一条公路也从东到西穿村而过。房子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两层土屋，暗黄色，屋顶一律为瓦片，好一点的房子便是木质大门连着窗户的，采光好一点而已，它与建德的其他村落没有太大的区别。和村寓和谐、和平之意，难道仅仅与这名字有关？

跟父亲到和村拜年，只延续了两年。十一岁，我家拜年分了工。我负责浦江，我外婆这边的亲戚；父亲负责建德，他的外婆及同年朋友。到九零年父亲去世后，我与和村的那些同年伯、同年叔们便失去了联系。

去年金秋，因跟同事去三都摘橘子，顺路去了久违四十多年的和村。面对林立的高楼，我已找不到我曾住过的房子，也无处寻访那些同年伯叔们。夕阳西下，站在和村的桥边，望着江水潺潺西去，几十年前拜年的情景又浮现在我眼前。我不禁感慨万分，胡诌几句：江流洗旧迹，夕阳照新楼。孩童已白发，浊酒醉重游。

和村，这个在我梦中常常出现的、记忆深处最温暖的地方，是否还记得，那年，那个还淌着鼻涕的小男孩，跟在瘦小的挑着同年伯叔们回赠礼物的父亲后面，怎样一步一回头离开它的情景呢？



建德 全国文明城市

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

关心关爱未成年人
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

中共建德市委宣传部（文明办）宣